

破镜终圆
巧遇拿破仑
古堡夜会
李代桃僵
换妻记
死人立嘱
.....
.....



罗曼斯和幻想故事

——〔英〕哈代中短篇小说集

〔英〕托玛斯·哈代 著
张玲 张杨 黄水乞 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罗曼斯和幻想故事

哈代中短篇小说集

[英]托玛斯·哈代著

张玲 张杨 黄水乞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隆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	226千字8.5印张 2插页
版 次	1989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074-079-X/I·61
定 价	3.60元

全豹之一斑

(选译者序)

早在二十年代，哈代就以英国当代大诗人而被介绍到我国。从三十年代开始，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又以《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卡斯特桥市长》等长篇小说的作者而更为我国读者所熟知。哈代是一位跨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他的小说创作生涯，在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此后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他与世长辞，他以诗歌创作活跃于英国文坛。

哈代共写十四部长篇和四、五十个中短篇小说。他在一九一二年威塞克斯版《小说与诗歌集总序》中曾将自己的小说分为三类：性格和环境的小説、罗曼斯和幻想作品、精于结构的小説。小说艺术是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的产品，简单划分归属，往往难于明确界定。哈代自己也说，就他的具体作品而言，很难区分类别，往往发生混淆不清和可此可彼的情况。大体说来，他的性格和环境的小説，主要是反映人物和社会的关系的社会小説，数量和影响最大，代表他创作的现实主义主流。我国读者过去熟知的，多属此类。

哈代写的中短篇，多为他长篇创作间隙的乘兴之作。但是他以大家手笔，转轴拨弦，皆成曲调，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三个不速怪客》（又译《三怪客》）、《儿子的否决权》、《彼特利克夫人》等篇在我国已广为流传。但如将作品按哈代的划分归类，大多应属性格和环境的小説。他那些罗曼斯和幻想作品，

主要的也是中短篇，因笔者鄙陋，仅看到《挤奶姑娘的浪漫奇遇》等少数中译本。

罗曼斯和幻想作品，顾名思义，主要是写爱情题材的小说。哈代的性格和环境的小说，大多也以爱情、婚姻为题材，但这些罗曼斯和幻想作品，象本集选译的《十年空待》（1878年，直译应为《汉普顿郡公爵夫人》）、《破镜终圆》（1881年，直译应为《贞洁无瑕的劳拉》）、《换妻记》（1891年，直译应为《纽科姆家的故事》）、《死人立嘱》（1893年，直译应为《奈蒂的房产》）、《破相败婚》（1890年，直译应为《格瑞布府上的巴巴拉》）则重在写爱情和婚姻纠葛本身，写爱情和婚姻纠葛中的人。尽管故事的时间、地点和情节背景多以现实为本，但都富有浪漫情调。这些爱情婚姻故事的女主角，多是不合当时闺范妇德的浪漫女子，她们感觉细腻，情感丰富，敢于反抗和追求。她们也陷入迷惘，有失检点，甚至背叛变节，但她们毕竟敢爱，敢恨，敏于悔悟，勇于坚持，并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归根结底，她们还是维护了自己感情上的坚贞，从而也就维护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作人的尊严。从这些方面说，这些一百多年前的女子，更近似我们二十世纪的现代人。

哈代身为男性作家，向来以善于刻画妇女的爱情心理而著称。他所揭示的人物复杂细腻的心态，多为一般人所尚未充分意识，或已有所意识而未肯正视。《因情所感》（1896年，直译应为《一个富于幻想的女人》）就是描写爱情心理的名篇。它把一个富有诗意、耽于幻想、陷于单恋年轻女子如醉如痴的情态写得缠绵悱恻、真切动人，令读者（不论男女老少）不能不心生共鸣。而这篇小说以及《萎缩的胳膊》（1888年）的价值还在于，它们探索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因梦生非的复杂心理过程及其对人物行为的实质性作用。这实际上是哈代把一种类似心理分析的主张应用在了他的小说创作上。《魔琴师》（1893年，直译应为《双人舞的伴奏者》）也象上述两篇作品一样，初读似乎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女主角卡罗琳的行为并非不可理喻。她是一个

天生对音乐富有特殊感受的乡村少女，正是音乐对她的强大魔力使她身不由己，陷入深沉的迷恋，追求不舍。卡罗琳的故事，也是当代某些投身表演艺术的职业妇女的遭遇在哈代设置的这块屏幕上的投影。

这里选译的另一些小说，象《羊倌所见》（1881年）、《李代桃僵》（1850，直译应为《悬石坛侯爵夫人》）、《戎装换法衣》（1900年，直译应为《改变了的人》），虽也涉及爱情、婚姻，初看似乎带有道德训诫意味，而且按作家本人归类，也许并不属于罗曼斯和幻想作品，但它们都在述说爱情婚姻过程中着重探究了人性——挖掘了人性中的善与恶，以及人性善恶与命运否泰之间变幻莫测、难于驾驭的关系。还有两篇，《巧遇拿破仑》（1882年，直译应为《1804年传说》）和《古堡夜会》（1885年）与爱情、婚姻毫无干系，前者纯写民间传说，不过这桩山野乡民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却蕴含着草芥贱民的勇敢精神和主体意识；后者，通篇实际上是哈代风雨之夜独游他故乡多彻斯特郊区美登堡的记实，但这座著名古迹发人思古幽情的格局以及作家在那里独游时风、雨、夜所造成的类似声光表演的奇幻效果，都带有超现实的气氛，将这两个短篇归入幻想作品，似乎也不涉牵强。

读哈代的这十四个中短篇小说，看他塑造的这些穿长袍、系领巾的十九世纪女人和男人，也许我们会进一步思考，哈代上一个世纪在小说创作上曾为“现代主义”做过些什么样破土开凿的工作，从而对这位十九世纪英国最后一位“古典”小说大家又有些什么样的新认识。

我们眼界有限，功底肤浅，谨作为哈代的热情读者，选译这些曾引发我们绮思遐想的中短篇作品，以供读者略窥哈代小说全豹之一斑。

张 玲

1988年7月31日于多彻斯特初稿

1988年12月29日于北京修改

目 录

全豹之一斑(选译者序) 张 玲	(1)
十年空待(1878年) 张 玲 译	(1)
破镜终圆(1881年) 张 扬 译	(15)
羊信所见(1881年) 张 扬 译	(39)
巧遇拿破仑(1882年) 张 玲 译	(62)
喧宾夺主(1884年) 黄水乞 译	(79)
古堡夜会(1885年) 张 玲 译	(100)
萎缩的胳膊(1888年) 张 扬 译	(112)
破相败婚(1890年) 张 玲 译	(142)
李代桃僵(1896年) 张 扬 译	(175)
换妻记(1891年) 黄水乞 译	(190)
死人立嘱(1893年) 黄水乞 译	(199)
魔琴师(1893年) 张 扬 译	(205)
因情所感(1896年) 黄水乞 译	(224)
戎装换法衣(1900年) 张 扬 译	(248)

十年空待

大约五十年前，第五代汉普顿公爵在他自己的那个郡里，特别是在巴顿一带，毫无争议算得上是个领袖群伦的人物。他出身于门第古老、忠心耿耿的撒克萨比家族。这个家族还未册封为公爵之前，就出过许多行侠作义、笃信基督、大名鼎鼎的男儿。那些作为纪念而挂在教区教堂走廊里的黄铜雕刻和匾额，以及祭坛墓地上不计其数的画图肖像和宗谱纹章，要是让郡里哪位不惮劳苦的历史学家都一一拓摹下来，恐怕得花整整一个下午。然而公爵本人却是个不大能对石头或金属制作的古代编年史发生兴趣的人物，即使涉及到他本人事业的开端发轫，情况也是如此。他凭借自己拥有的地位，一味沉溺于许多粗俗鄙陋、不登大雅之堂的娱乐享受。他有时用平地惊雷似的渎神咒骂封住扈从们的嘴巴，并且固执地同牧师争辩斗公鸡和逗公牛^①这种种戏耍有些什么好处。

这位贵族老爷个人的外表倒是有点引人注目。他的肤色呈铜红山毛榉的颜色，体格粗大壮实，虽然略微有点驼背。他嘴很大，常带着一根未经打磨过的树苗当作手杖，不过有时也带一把砍刀，走路的时候碰到荆棘就用刀砍掉。他那座城堡矗立在一片园囿中间，除了朝南的那一边以外，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榆树，在明月的清辉照耀下，从远处大道上望去，那闪着银光的石墙正面，由沉重的树枝映衬着，就象是在一团漆黑当中露出的一个白点。这幢建筑虽然叫做城堡，可是并没有什么固若金汤的守备，

^①英国古代有用狗逗惹公牛的娱乐，现已禁止。

修建的时候，更多着眼于内部的方便舒适，而不大看重紧扣城堡这个名称的种种防御设施。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大厦，它的地面布局就和棋盘一样整整齐齐，建有许多模拟的稜堡和雉堞枪眼作为装饰，背后则是一朵朵雉堞烟囱。在寂静的清晨炉子点火的时刻，那些幽灵一般的使女在走道里蹑手蹑脚地走动，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去的一窄条一窄条的光线照射到画布上，让那些先祖的肖像显出眨眼微笑的样子，这时从这些烟囱口上升起十二道或者十五道青烟，在上空形成一个扁平的华盖。在这座城堡的周围，散布着上万公顷土质优良、丰饶肥沃、无可挑剔的土地。从城堡的窗口向四面望去，到处都是阡陌纵横，芳草芊芊，它们与单调的耕地连成一片，纯粹人工规划的林地罗列其间，使过分好奇的人无缘窥见全貌。

地位处于这位庄主之后但同他还有段距离的，则是本教区的第二号人物，令人敬重的教区长奥德本先生。他妻子已经去世，作为一个牧师，他为人过分执拗和严厉。他的服饰洁白无瑕，灰白的头发整整齐齐，再加上那线条笔直、显得严峻的脸膛，都表示出他缺乏同情别人的性格，而一个牧师在自己的同胞中施恩行善的能力，正有赖于这种性格。这一系列人物中关系最疏远的一位——当地首脑人物中不折不扣的海王星^①，就是副牧师埃文·希尔。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副主祭，生着卷曲的头发和一对梦幻般的眼睛。他的眼睛是那样地充满幻想，使注视它的人不免有飞升九天之上、在夏日的云端翱翔的感觉。他的皮肤宛如鲜花一般娇嫩，下巴没有一点儿胡须，以至于已经二十五岁的年龄了，还常常被人认为好象刚过十九。

教区长有个女儿名叫埃默琳，性格温柔单纯。几乎教区内人人都发现了她的娇容美貌，都在那儿打量、琢磨，而她却对自己的美丽浑然不觉。她是在相当孤独的环境中长大的，碰到男性就感到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一旦有生人来拜访她父亲，她就溜进果园，呆在那里等客人离去。她常自语嘲笑自己的缺点，可是又无

^①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离太阳最远的行星之一，喻其离群索居。

法克服。她的美德并不在于她的性格对坏事有抵抗力，而在于自然而然不能接受，她对坏事根本无法理解，就象草食动物不能吃大块大块的肉一样。她的为人、仪表和心智让人怜爱。这一点牧师群中那位安提诺俄斯^①早就一清二楚，而那位公爵也并不逊色，虽然他不知优美言词为何物，而且一向对妇女举止粗鲁令人反感，总而言之，根本不是一个喜欢在太太小姐堆中厮混的人，可是他在埃默琳刚满十七岁不久突然见到她以后，也在心中燃起了激情，那股热劲还真有点吓人。

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在城堡和教区长住宅之间那片灌木丛的一个角落里，公爵当时正站在那儿看一个田鼠拱土打洞，这位姣艳的姑娘在几英码远的地方一闪而过，那时阳光普照，她头上什么帽子也没戴。公爵回家的时候就象是一个中了邪的人，独自在城堡里那座肖像画廊前呆了很长时间，注视着他家族中那些早已物故的美女的肖像，好象他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些女辈中的人物在撒克塞比家族的繁衍进化方面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之后，他独自用了餐，喝了不少酒，自己对自己宣告：埃默琳·奥德本一定得成为他的妻子。

说来不幸，与此同时，在副牧师和这位姑娘之间却发生了一些甜蜜而且秘密的交往，十分情投意合。这种爱慕的具体情节在当时和以后一直没有人知道。可是事情很清楚，她父亲不同意这件事儿。他待人处世冷漠无情，态度严峻，铁面无私。有天傍晚，有人听到副牧师和教区长在花园里发生了言词激烈的争吵，其中还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哭泣哀求，宛如战争喧嚣中垂死者的号叫。事情过后，这位副牧师几乎无影无踪地突然在这个教区消失了。以后不久就宣布了公爵同奥德本小姐即将举行婚礼的消息，时间快得令人惊讶。

婚礼这一天到了，又很快地过去了，她成了公爵夫人。在那一天中，好象没有人想到那个给赶走了的人，要不然就是有些人

^① 此处指埃文·希尔。安提诺俄斯为希腊神话中一美少年，俄狄修斯（奥德赛）在外流浪期间，在他王宫中有一群人向他妻子求婚，为首者为安提诺俄斯。

想到了他，可是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有些不那么服服贴贴的人则喜欢用那种打趣逗乐的方式，谈到这对威风凛凛的夫妇，至于其他人，则根据自己的身份和性情说了一些得体的恭维话。可是到了黄昏时分，那些一直喜欢埃文的敲钟人，又在钟楼中谈起那位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以及他钟爱的那个女人可能会有的悔恨，心里不免略微舒畅了一点儿。

“难道你们看不出，这整个事情有点不大对头？”第二个敲钟人一边擦自己的脸一边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走完了他们那段路以后，她愿意把她的那匹马拴在什么地方的马厩里。”

“这就是说，要是你愿意说的话，你是知道年轻的希尔先生这会儿住在哪儿的啰，教区里可是谁都不知道呀。”

“只有那位夫人除外，她有福气戴上个戒指，比她祖先戴的重两倍。”

然而，这些友好的村民这时候根本无法想象，埃默琳的实际苦难该有多大，甚至那些同她交往十分密切的人也不清楚，因为她把自己内心的痛苦掩盖得严严实实。但是，新娘和新郎在城堡里居住为时不久，年轻妻子的不幸就变得十分明显，大家都觉察到了。她的使女和男仆说，她常常不知不觉对着护墙板热泪双垂，而这种时候一个精神正常的夫人本来是应该翻检自己的衣橱的。她在教堂里那个巨大的专座上热诚祈祷，独自一人象一只老鼠一样坐在那儿无足轻重，默默无闻，而不是象这个家族以往那些美貌佳人当年那样自寻消遣，数数自己的戒指，打打瞌睡，或者对教民中那些古怪的老年人偷偷暗笑。她吃饭喝水使用水晶或银制器皿，并不比使用土陶器皿更加留心在意。说真的，她脑子里想的是其他东西，她这些情况，她的丈夫公爵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开头他只不过嘲笑她，说她糊涂，要去想那个淡而无味的牧师，可是时间一久，他的指责也就更加严厉了。她向他保证，自从他们当着她父亲的面分开之后，她从来没有跟她过去的情人联系过，他也没同她联系，可是公爵并不相信，这就使他们夫妻间出现了某些奇怪的场面。这些都用不着一细表；结果不久就造

成了一场灾难。

婚礼后大约两个月，一个漆黑、寂静的傍晚，一个男人从大道上走进了庄园的大门，并且一直向通往园圃和房屋的那条林荫道走去。在离墙不到两百码的地方，他离开碎石铺砌的车道，沿着一条弯曲的小径向城堡靠近，这条小径掩映在一片灌木丛中。他静静地站在那里。没过几分钟，城堡里的钟声敲响了，接着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对面的方向也走进了这条小径。只见那两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就象一片树叶上的两颗露珠，一下就靠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又站开了一点儿，互相面对面，女的低着头。

“埃默琳，你央求我来，我现在来了，上帝宽恕我！”那男人粗声粗气地说。

“你就要移居国外了，埃文，”她唉声叹气地说。“我已经听说了！再过三天，你就要从普利茅斯乘坐‘西方光荣’号航海去啦？”

“是的，我在英国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在这里活着就跟死了一样。”他说。

“我的生活更糟——甚至比死还糟糕。死也不会把我驱赶得要走这种极端。听我说，埃文——我请你来，是求你带我一起走，或者至少能靠近你——干什么都行，只要能不留在这儿。”

“同我一起离开这儿？”他说话的声调象是吓坏了的样子。

“是的，是的——或者是听从你的指导，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接受你的帮助！不要一想到我就害怕——我向你请求这件事，你一定得原谅我。事情如果不是这样残酷，是不会逼得我这样做的。如果我不是一直受到折磨，我是会默默地容忍我注定的恶运的，但是他不断地折磨我，如果我逃不掉，不久就得进坟墓了。”

他大为震惊，问公爵夫人，她丈夫怎样折磨她，她说，那是出于嫉妒。“他想方设法要逼我承认同你有关的事情。”她说，“而且不相信，自从我被迫同意父亲包办的与他订婚的事之后，我同你一直没有来往。”

可怜的副牧师说，这是最严重不过的消息了。“他在人身方

面对你没有虐待吧？”他问道。

“有！”她低声说。

“他干了些什么？”

她满怀恐惧地向四周看了看，一边哭一边说：“他想强迫我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就采取了我连讲都不敢讲的办法，吓唬我，让我变得心虚体弱，好让我对任何事情都承认！我决心给你写信，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她接着说了一句惨淡凄凉的讽刺话：“他老是怀疑，我得给他送点证据，免得他判断错了丢脸。”

“埃默琳，难道你的意思真的是说，”他战战兢兢地问道，“是说你——你想同我一起远走高飞？”

“难道你会认为，此时此刻我除了这样做之外还会有别的办法吗？”

他一言不发，呆了一两分钟。“你决不可同我一道走。”他说。

“为什么？”

“那是罪过。”

“那决不是罪过，因为我一生从来没想过要犯任何罪过，而且现在我每天都祷告早点死，好脱离眼前的不幸，去到天国。我怎么会想到要去犯罪呢！”

“可是那是错误的，埃默琳，怎么说都一样。”

“大火要烧死你，你逃开也是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错误的。”

“埃文，埃文，带我走吧，我恳求你！”她突然声泪俱下。

“我知道，一般说来，那样做是不对的，可这件事是一种例外的情况。为什么这一种难熬的痛苦要加在我头上？我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也没有损害任何人，我帮助过许多人，我指望得到幸福，然而得到的却是苦恼。难道上帝真的要嘲弄我吗？我没有得到任何人支持——我才让步。而现在我的生命对我已成了一种负担，一种耻辱……唉，要是你知道，我向你提的这个请求，对我来

说是多么重要——我的生命又是如何寄托在这上面，那么你就决不会拒绝我了！”

“这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上帝支持我们吧！”他呻吟起来。“埃米，你现在是汉普顿公爵夫人，汉普顿公爵的妻子；你决不可同我一起走！”

“那么说，我遭到拒绝了？——啊，我遭到拒绝了？”她发疯似地放声痛哭。“埃文，埃文，你对我确实是这样说的吗？”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我亲爱的，温柔的心！我确实是这样说的，虽然怀着满腹悲愁。你是决不可以走的。原谅我吧，除了拒绝，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即使我要死，即使你要死，我们也决不能一起远走高飞。上帝的法规是禁止这样做的。再见吧，永别了！”

上帝的法规是禁止这样的

他忍痛走开，匆匆忙忙离开了那片灌木丛，然后在树林中消失了。

这次会见和别离，在埃文那柔嫩、漂亮的脸庞上刻下了人世间哪怕十年辛苦磨难也难以造成的印记。三天后的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他乘坐那艘“西方光荣”号客轮，从普利茅斯启航了。当陆地在他身后逐渐消失的时候，他才勉强约束自己进入一种不以苦乐为意的淡泊心境。埃默琳曾经不顾一切真诚相待，对他透露了炽烈的感情，而他运用道义上强大的自持力量，终于顶住了这种诱惑，他以这种道义力量为后盾的努力，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然而他一天又一天地凝视着大海，那汪洋一片的低声细语却总是在用她那让人永难忘怀的声音，清晰地向他倾诉心曲。

有时他想，如果他当初不听从良心的谆谆教导，便会出现何种情境，于是这种幻想的情境时时产生着种种强烈的憾意，使他激动不已。为了把这种憾意降低到比较温和能够忍受的程度，他在旅途中制订了几条行为规范。他每天花好多个钟头，集中思想考虑他随身携带的那几部书中有关哲学思想的段落，只让自己不时花上几分钟来思念埃默琳，象一个嗜饮成疾的人那样，固然严格不苟却又无可奈何地吝惜省俭，把造成痼疾的那种鲸吸牛饮

加以节制平衡。旅程中注定要有在那个年月海上航行常常发生的种种事情，比如狂风暴雨，浪静风平，有人落水，有婴儿诞生，有人安葬。在最后那件事上，因为他是船上仅有的牧师，于是由他主持葬礼，为此宣读祭文。轮船在第二个月的月初准时到达波士顿，从那里他动身到普罗维登斯去寻一个远亲。

他在普罗维登斯作短期逗留，然后又回到波士顿，并且由于专心从事一项严肃的工作，得以相当成功地摆脱了甚至直到此刻都还缠绕着他的那种令人恹恹的忧郁心情。新近的经历使他心烦意乱，信心减弱，他于是断定，他一刻也不能再胜任教会牧师的职务了。于是他申请到一个学校当校长。虽然还没有开展具体的工作，但由于对他作的一些推荐介绍起了作用，不久他便以受人尊敬的学者与绅士的身份在某个学院的评议员中闻名。这使他最后脱离了那所中学，进入这个学院，成了演说修辞学教授。

他就这样在这个地方生活了下去，诚心诚意决心从事研究。冬日的晚上，他吟诵着十四行诗和哀歌，常常把自己的思想赋形为《献给一位不幸女郎的诗》，而在夏日黄昏那些闲暇的时刻，则久久凝视逐渐在他室内伸长的窗影，浮想联翩，把它们同自己生活中的幽独寂寞相互比较。即使在外面散步，他也常在内心自问，这片景物的东边是什么，他想到东方那两千英里的水域^①，想到那水域后面的地方^②。总之一句话，他一有闲暇就想象起她来，虽然她对他来说不过是记忆中的人物，而且大概从来也不过如此。

九年过去了，由于岁月的消磨，埃文·希尔的脸上失去了许多昔日曾经使它显得超凡出众的特点。他对学生和蔼可亲，对所有同他交往的人都和颜悦色，但是他生命的核心，他的秘密，他却守口如瓶，好象他是一个哑巴。谈起他在英国的友好和他在那里的生活，他绝口不提巴顿城堡和埃默琳那段往事，好象在他的人生历程中，这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似的。那段经历虽然对他来

①指大西洋。

②指英国。

矛盾的特殊性

说意义越来越重大，可是却只占了微小短暂的一段时间，一段转瞬逝去的时间，如果它不是包含着那些事情，那么，象那样遥隔天外，对他来说当然几乎会是难以觉察的。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他草草浏览一份英国旧报，注意到了上面的一小段消息，它虽然简短，对他来说却含有一大堆惊人的信息——回响着那么多激动心弦的韵律，比所有诗人的诗选加起来还要丰富热烈。它是一则讣告，宣告汉普顿公爵去世，身后留有一位寡妻，并无子嗣。

埃文的思路这时完全改变了。他重新看了看这份报纸，发现这是很久以前送来的，当时他粗心大意扔到了一边。如果不是整理书房里的废旧报纸，他也许再过多少年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当读到这则消息的时候，公爵已经去世七个月了。埃文此时再也不能让自己受到人们造出来的那些举隅法、对比法和渐进法^①的束缚了，因为他心中充溢着所有这些修辞形式的自然而然的实例，而过去他是不敢声张的。他的思想沉浸在许多年来第一次展现出来的温馨前景的幸福梦想之中，又有谁会觉得奇怪呢？因为埃默琳现在对他来说同以往一样，又成了全世界上至亲至爱的人了。他这种默默无语的潜心爱慕，结果使他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返回她的身边。

但是眼前他还不能抛开他的专业工作。他要在四个月以后才能真正完全摆脱他承担的一些任务。不过，虽然一直处于心急如焚的痛苦之中，他每天都还是自言自语：“如果她始终如一地爱了我九年，那么她也会爱我十年的；她目前这种寂寥孤独的时刻一定会起作用，使她怀着更多柔情来思念我；她新近的经历一中断，往日的回忆就会复活，而每过一天对我的归去都会有好处。”

那强使他逗留的时间终于很快过去了，于是他马上回到英国，在公爵去世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到达巴顿村。

天气已是黄昏，然而埃文迫不急待，不顾天色这样晚，还是去看望那座十年前让埃默琳一进门就成了不幸的女主人的城堡。

^① 修辞学中的一些术语。

穿过园囿中的那些树，他不禁感慨万端，凝神注视在昏暗天空下矗立着的那些早就熟悉的轮廓，不久他就满有兴趣地看到，许多活泼愉快的村民，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在他前前后后走着，沿着那些纵横交错的林荫道，走向城堡的大门。埃文知道别人认不出他来，于是就向路上的一个行人打听，究竟有什么事情。

“公爵夫人今天晚上给自己的佃户开跳舞晚会，她这是遵照公爵和公爵的父亲的老习惯行事，她不希望打破这种习惯。”

“的确。公爵去世以后，她一直是完全独自一人住在这儿吗？”

“完完全全独自一人。不过，虽然她本人并不要陪伴，可她喜欢让村里的人玩得高高兴兴，所以常常请他们到这儿来。”

“心地善良，还是和以前一样！”埃文心想。

他走到城堡跟前，发现工人进出的那几扇大门都推开靠到了墙边，好象再也不打算关上似的；城堡另一翼的过道和屋子里都点满了蜡烛，灯火辉煌，摇曳的烛光照在用作装饰的绿叶上，许多快快活活的农妇，挽着丈夫的胳膊从下面经过，烛光也照在她们的绿绸衣服上。这座城堡今天晚上成了一个便厅^①。埃文毫无困难地同其他人一道走了进去。他站在准备用作舞厅的那间大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别人都没有注意他。

“公爵夫人差不多一直都在居丧，不过她今天保准儿会下来，同附近的贝茨跳舞来为舞会开场，”一个人说。

“附近的贝茨是谁？”埃文问。

“她非常敬重的一个老头儿——她那些佃户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已经过了七十八岁的生日了。”

“噢，一点不错！”埃文安下心来。“我还记得。”

跳舞的人站成一行，等在那儿。大厅那一头的扇门打开了，一位身穿黑色绸衣的夫人走了出来。她一面鞠躬，一面微笑，走到那队跳舞人的顶头。

“那位夫人是谁？”埃文用一种大惑不解的声调问道。“我

^①客人可在其中自由行止、不拘礼节的房间。

德讓克利特

想，你刚才告诉过我，汉普顿公爵夫人——”

“那就是公爵夫人。”刚才告诉他情况的那个人说。

“但是还有另外一位。”

“不，没有另外的。”

“可是，她并不是汉普顿公爵夫人——夫人原来一直是——
埃文的舌头堵住了嘴，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回事？”同他搭讪的那个人问。原来埃文这时倒退了几步，靠墙站着支住身体。

这位可怜的埃文嘴里小声说了句，因为路走多了，肋部疼得厉害。这时音乐响起来了，跳舞开始，站在他旁边的那位，于是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位奇怪的公爵夫人翩翩起舞，穿过曲曲折折的队形，所以把埃文忘了一会儿。

这就使他有机会振作起来。他是一个经受过苦难的人，所以还可以再经受得起。“那个人是怎么成了你们的公爵夫人的呢？”他完全恢复了自持以后，就用一种坚定而又清晰的声音问道。

“另一位汉普顿夫人到哪儿去了？的确确实还有另一位。这我知道。”

“噢，那前面的一位呀！是的，是的，好多好多年以前，她就同那个年轻的牧师一道私奔了。那位年轻人姓希尔，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

“不对，她绝没有那样做。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说。

“是的，她确实是私奔了。她同公爵结婚以后过了几个月，在那个灌木丛里和那个牧师会了面。有几个人看见了他们那次会面，而且还听到了他们说的几句话。他们那时安排好准备走，而且在那以后一两天，她就同牧师一道从普利茅斯坐船走了。”

“可那不是事实。”

“是吗，那可真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谎言了。她爸爸可相信这件事，而且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以为，她是同他一道走了，公爵也是这样以为的，而且这儿所有的人都这样以为。嘿，那个时候，为这件事还大大地忙活了一通呢。公爵追到了普利茅斯。”